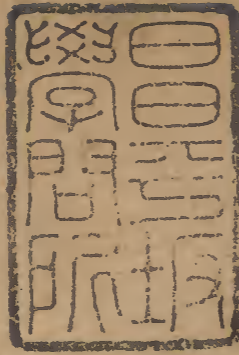


真西函集

七之九



對越甲藁

三

			漢書門類
一〇二七六	一〇二七六	一〇二七六	
一八三三六	一八三三六	一八三三六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三六函	一〇二七六	一〇二七六	
七六架	一八三三六	一八三三六	
	冊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4)
函號	31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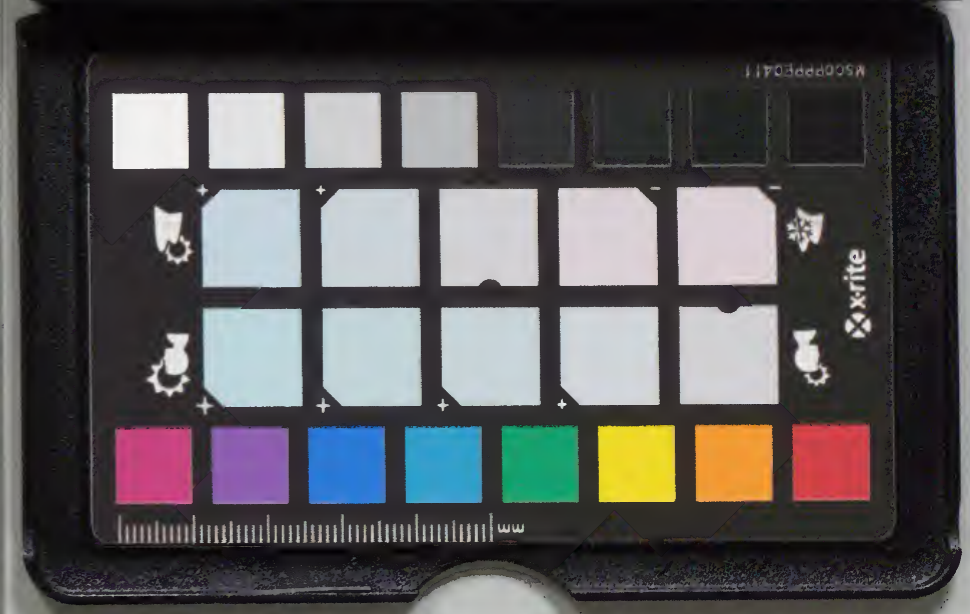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對越甲藁

奏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糴麥

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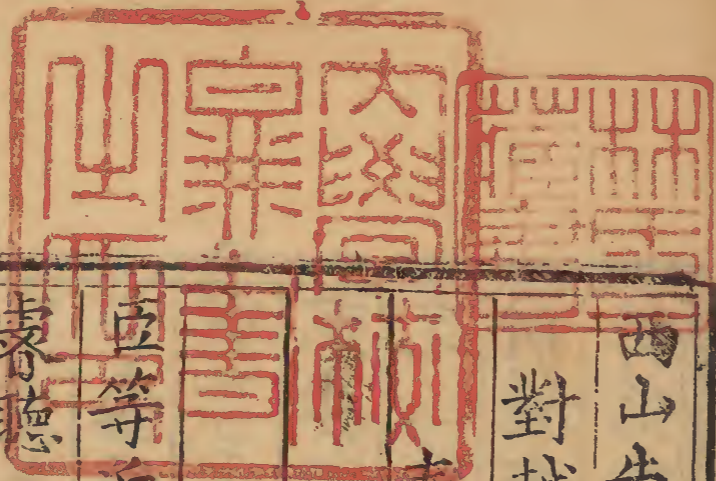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

睿聽 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因意惻怛與

天同心臣等欽體 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

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

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



七

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溫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調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戶糴買以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趁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

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况磬磬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覲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入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

五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
收糴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况無餘力可及而常
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糴濟不復更有贏餘只
得傾竭愚誠控告 君父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給
降錢會令臣等頒下諸郡斟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
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權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
干冒 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難施
工前件奏請若蒙 聖慈以民食為重俯賜俞允

即望速降旨揮庶可及時給貸併乞 睿照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戶秋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為災
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米疇零欠
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煎迫之苦况無輸納徒
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逃避追呼不議蠲除則來
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反多於零欠 公朝厚下於
民固無所靳况權事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 朝廷
將七年分人戶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
候旨揮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

平徽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
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九月日發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國徽
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領提舉奏
申蒙 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饒信兩州旱亦
不輕遂差委承務郎信州貴溪縣丞邵介前去饒州
諸縣廸功郎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前去信州諸縣
體訪旱傷輕重之實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
各官申到事理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

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云云及邵縣丞等所申云云今不錄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夏之
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平等七州
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緩急不同所以
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賑卹續聞饒信兩州
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
淺深的實所以未敢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
訪到前項事理某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未
正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間被飛蝗為患

致使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
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體比
建康太平等七州為輕而實不可謂非旱傷州郡况
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山旱傷至甚却
又與七州無異兼日來體訪得各處米價亦已艱糴
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
全食菱芡而不粒食者似此人情委難存濟既已審
究得實若遂以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為
欺罔謹錄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 朝
廷矜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卹庶

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為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糴米

照對昨蒙 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制置
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米并提舉
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糴米并制置司所
糴米併為總數斟酌分撥赴各州軍應副濟糴使用
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置振卹
且許其向後闕少續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
德軍三郡係准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
康府承制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

七千九百七石四斗有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
候新制置李殿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到米
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石六斗有
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抄劄戶口帳目及自
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
丙戶一萬七千九百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
有九戊戶一千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
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
廣德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戶三

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戶二千五百有八通計二
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
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贖公朝仰斷
終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規等實有辜芻牧之責
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無
本軍地素饒瘠民生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
水旱坐待流殍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
已有饑餒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
戶以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濟戊戶而糶丙丁所以
糶戶至少而合濟人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為郡雖

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間亦甚艱
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惟戊戶則全濟
丙丁戶則糶內鄉村丁戶亦量行給濟所以濟戶差
少而合糶人戶不啻倍蓰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
濟遲速亦不容不少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為始
太平州則以十一月十一日為始所據兩郡申到欠
少米數並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米然為數不
貲不敢盡以上累 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
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糶貼助賑糶外
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 公朝特賜劄下建康

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太平州賑糶其
糶到錢規等專一任責拘還 朝廷不敢分文違欠
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
之數委是無從措畫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
全賜支撥以充接續賑濟度使兩郡飢民獲脫溝壑
實出始終生成之賜伏乞指揮 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令建康府轉般
倉於椿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充賑糶及令
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椿管米內支撥二萬
石付廣德軍充濟糶使用糶到價錢各就本處令項
椿管具入月帳供申其米仰逐處徑自差辦人舡前
去般取仍仰開具收
到錢數申尚書省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劉詩

照會近准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本路
旱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戶零苗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州南康廣德軍將
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
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
州軍縣遵奉施行仍鏤榜曉示人戶知悉外照得昨
來同安撫司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
官體訪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
遙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章
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申到信州諸

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當苗
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飛蝗為害不輕僅有鉛
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福建接境粗得豐熟其
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
開具申聞乞 朝廷矜念并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
郡皆蒙倚閣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人戶未
霑蠲閣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為控陳實
非所以推廣 公朝厚下之意欲望 朝廷特賜詳
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縣并鉛
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人戶零苗照

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閣施行使千里之
民咸被恩賜實為大幸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十二

十八日奉 聖旨令信州將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
下三鄉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
倚閣仍分明
出榜曉諭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同太平州

照對某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濟米
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為數最少而本州三
縣合賑糶戶口為數至多嘗各具申 朝廷乞撥借
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回降某於今月初
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

臣同共指置除戊戶始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
村丁戶僅能量濟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割者又
須一例振卹其城市丙丁戶并鄉村丙戶皆合振糶
總計用米數十萬石某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
米添貼糶濟外欠關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
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既已無幾而上
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若非官司出
米賑糶竊恐中戶以下闕食狼狽日甚一日某等濫
膺糜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告于 朝坐視
境內之民飢餒流離豈不上辜 君相愛卹元元之

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某等已申
事理速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
借本州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節次解納或留本
州糶米償還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并坐黜罰
須至再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為諸路之最廣德兩縣災
傷又為本路之最益本軍田土瘠薄雖當上熟之年
猶有艱食之慮况自春徂秋種不得下其為狼狽不
言可知仰賴 聖朝哀愍元元賜轉般米三萬五千

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千餘石醲恩博施自昔所
無某等與兩縣十四鄉之人同深感戴第此邦民貧
特甚昨本路諸州抄劄戶口皆以五等為別其他州
縣惟丁戊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
之丁飢寒窮窶徃徃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
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九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
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
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餓垂盡之人亟出義
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又於十月十二日
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餘石

及某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昨賑濟之後又閱兩月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與濟同共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為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州一路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為力甚艱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受惜唯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糶而戊戶計口給濟為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為率兩旬以來一旬以錢米出於官

而錢則出於其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庶免數愆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給濟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夕俟命未准回降今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朝廷檢照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賜劄下平江百萬倉照數撥降施行某等寔與斯民同霑大賜頌至申聞者

申省第二狀

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 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百萬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收價錢續准省劄未賜允俞某恭承 朝廷之嚴即當稟聽豈應再三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念廣德歲苗傷傷最為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收人情憂搖皆謂必填溝壑某自去秋被命措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所委或非其人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某亟遴選疆斂愛民之官精加覈實發遣甚多又於給散之日令民戶結申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

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請米有以三口為五口而自行首實有以一家得二由而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貧乏者却與抄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不敢分毫泛濫有失聖朝子惠困窮之意兼某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為當天患民病之時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廼克有濟故凡 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振濟之用其軍城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司措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振濟錢米或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數甚

多蓋職所當為自當罄竭豈敢數恩 朝廷今來所
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緣事不獲已方
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為振濟之用若以其
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
力本司帑廩又空四顧徬徨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
生靈之命已蒙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
卹不繼則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為可惜伏望鈞慈
俯察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
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某與斯民均被隆天
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申省第三狀

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
未貳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拘收價錢
側聽無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定四月一日給
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祇得再彈懇悃上冒崇
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 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
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凡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
貫為率計錢十六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
令出糶今百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
計錢三萬緡以 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

十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之
於後况其元為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旨揮止
與二萬不敢數瀆 朝聽已於本司經常支遣米內
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糶則本司所出之
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計之乏實以本軍民貧
非他處比惟城市人戶粗有生業可以糶濟兼行至
於鄉村之民狼狽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
狹亦未免徑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况於 朝廷仁
同天覆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
二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今

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目今一濟正是緊切之
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盡行給予貧
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至申聞者
四月三日劄
檢會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旨揮支撥百萬倉
米二萬石江淮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斗一升又撥建康轉般倉米三萬五千石照
得廣德軍撥賑救荒米斛不為不多本軍自合斟酌
分撥濟糶庶幾實惠及民今據本軍具到十一月十
二月分糶濟米數其濟米計支二萬二千八百一十
二石三斗二升糶米止計一千五百七石六斗八升
其濟米比賑糶幾過二十餘倍切恐惠下及民利歸
吏輩今來所乞改振糶米二萬石作賑濟難從所
乞此乃都司擬筆劄付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

申省第四狀
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
照對某昨嘗累申 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

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先行出糶朝夕延頸
未拜俞音欽惟 聖君賢相勤求民瘼由已隱憂自
旱蝗以來振廩指帑不可勝計而廣德一郡得米凡
數萬石並係撥充振濟仰見 清朝以民命為重雖
丘山之費無所愛惜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
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出 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
大夫有好為議論者以為此郡蓄傷本不至甚官司
振卹失之大優斯言流聞遂致上誤 朝聽某竊謂
欲知蓄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欲知民食之艱
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 詔旨盡放則

蓄傷之重固不待言今去麥熟亡幾而城市米價每
一省升為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或者
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遂以蓄傷為本輕振卹為
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
非至仁亟加拯拯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况自
冬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
濟之家為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
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
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衍為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
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蓋

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餒死而生生之業固已赤立無
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為
甚輕尚有自旦至暮無錢可糶者本司糶價每升二
十四文足有納二
十金而乞減
四文米者某巡歷此來目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
仰糶之戶普濟一次丙七日
丁十日而痛減官糶之直每升
為一十八文况於田野鄉村尤為岑寂若改濟為糶
其間無錢可糶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曆轉售於
有力之家飢腸弗充坐以待斃是朝廷不惜屢濟
以生全之而顧惜一濟以棄絕之也况今大麥已穞
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之乏正在斯時給濟

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
石外目今所存一萬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安倉
椿頓今此一濟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米
二萬餘石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
二千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
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其奉
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廩以賑飢民然後歸
節以請矯制之辜今某幸遇仁明寬大之朝且嘗承
詔措置荒政親見民窮如此顧乃便文自營苟邀譴
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仰辜朝寄用敢不避誅斥

謹同知軍魏承議以此月十日為始一面開倉振給
外伏望鈞慈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
某不俟回降專輒給散之臯併乞重賜鐫表施行須
至申聞者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

十一
日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申知軍魏峴按奏教授林
庠不職奉 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為人素自修飭
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聞深可驚駭蓋緣與聞
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

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 聖恩優賜廩粟 明詔
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與權帥胡槻共議以為此郡
之民凋瘵為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權飲助不可
無人博采群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
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
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
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坐視
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
遂使千里赤子均被 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
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逃責而庠乃用是以獲罪

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為 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為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覘未至已有營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覘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美意不虞覘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覘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兌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椿留在軍接續賑糶覘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悍傳道指意諷令

作出剽獻納庠具陳其不可覘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覘章采諸道塗咸譚劾庠之疏緣此而上覘雖庸駸寧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弊壞未易支吾故為脫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末暴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 陛下不鄙臣愚使分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以宣力揀荒橫遭媚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無寧畏罪泯默上負 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犯 宸嚴具陳事實伏望 聖明察庠居官本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既罷黜於臣之義尤難苟免欲乞 明詔有司

議臣之臯併賜鑄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
御史臺諫院

第二奏乞待臯

六月十四日

臣近據廣德軍申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得
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鑄斥以懲差委
失當之臯及庠申到峴章取而讀之則意不在庠專
為臣發震悸累日無地自容臣以疲悞繆當荒政之
任若謂其識見庸闇委任非人措置乖踈周防不盡
竊自揣量誠恐未克以此加臯臣何敢辭顧峴所陳
事閔堂陞臣書生為吏乃于名教之誅可無一言再

瀆 天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
疾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

知救生靈所以固邦本

布德意所以尊 朝廷局堂一毫自為已計昨蒙

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榜諭田里使知獲免飢餓
流移之苦盡出 聖上仁恩一飲一食宜知感戴蓋

赤子 朝廷之赤子錢穀 朝廷之錢穀人臣於此

得效尺寸寔藉 朝廷事力就使推行盡善皆是職

所當為以此言勞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作者累
申 朝省乞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
黃未接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糶村野

窮僻困悴尤甚 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活
飢貧顧此萬斛 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捐以予
民私謂推廣 上恩縱令獲罪不過薄責若早知此
舉涉尾大衡決之嫌則臣雖至愚焉敢犯此大戾竊
觀 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
粟不俟奏報而 朝廷未嘗不尊堂陛下未嘗不嚴當
時群賢滿朝亦未聞有慮其啓專橫之漸者今臣先
請後發其視二臣尤非專輒况不旋踵而報可之命
下是 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 朝廷之
上亦舉無異論矣峴為郡守乃獨追尤前日予民之

不當是併 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况其始議之時
庠與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臣力言給濟
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吏再三謂民窮如此非徐行拯
溺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以及黜之舉自始至末峴
皆與謀故臣申省狀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
若峴不與聞臣敢妄為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
朝廷之辜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
每送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覩比者往來桐川
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井小
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其無錢糴米安得有錢

製旗亟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絹與民繪像欲為臣立祠于學且厲庠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臣繼聞之即移文禁戢明言全活生靈自出 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奉行有何功德可以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承命其為奇貨亦又甚焉臣性疎直待人不疑見其外若溫柔謂可與之為善慨念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謂其意薄陋邦潛圖脫去已設機弄於出肝肺接殷勤之初柔邪之類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見幾不早尚只

乃窮然念微臣事 君祖有本末上賴 仁聖保全

至今就令奉使失職 朝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論而屬郡如一魏峴得相陵茂誼當自反何敢辨明知如峴所陳既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得覆載不容之大僂峴去臣留尤所未安欲望 聖

慈明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貶竄施行臣見今待臯外伏候 勅旨 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官觀二十三日出省割二十
八日到司尚書省送到承議即權發遣廣德軍魏峴
奏臣猥以孱庸游蒙器使由州別駕三遷遂玷班行
旋叨外除分以左符聖恩山重微命絲輕故雖到官
未之適承儉歲之餘惟知恪意撫摩究心疾苦期庶
鮮而不擾務束杖以無苛衆軍拖下之請即時以支

還諸案未了之訟則參借而粗決至於酒稅拘獲猶
恐寬急失宜共知帑竭而庫空詎敢生財而過與顧
弱才而何有懼百謫之易盈政賴為察之同心廢幾
闕軍之有額况學校者清議之出而博士者諸侯所
專今乃乘時邀權見謂越職臣而緘默公論謂何竊
壘臣方喜教養之得人使不以利達動其心請共自
愛則國家爵祿他時決非為厚惜者柰何甘心猥冗
求媚取容臣到軍以來春補試士則期日屢遷月朔
講書則狀申欲免但見其終日坐教倉中以師道之
嚴而下親措置官之職糠粃歛塵埃僕綠庠處之
自安而本職則諉他官通攝臣已竊鄙之矣常去歲
由事不登陛下不吝大農前發廩給濟饑民德
至渥也近又續撥降米二萬斛付禾軍濟糴恩至渥
也而臣之來庫迎謂臣上項米計臺見今申請乞盡
行振濟未幾又以漕謂臣親筆云臣大畧謂君未准
明州回降非晚行却前來欲為汲長孺之舉臣遂致
言漕臣謂所當披瀝肝膽控告於陛下之處分也繼而
成命之頒臣之意蓋欲恭聽陛下之日當盡率於御筒
漕臣循行庠迓之於百里之外一日當盡率於御筒

中雙黃旗腰鈴走傳一軍皆驚發觀乃一批與都吏
言漕臣入軍境怪迓者之不來庠推廣其說今都吏
諭意居民多造輓旗帥眾迎接且令排門備辦香燈
設供漕臣本命星官臣以謂廣德之民此復何時安
得以錢可以為此而指意下形小民執旗奔走連日
疲頓臣不忍見其為勢所迫遂各捐金以給之復以
書抵臣言漕司將來給散之後欲邀臣同街具申繼
面見庠又復謂臣庠與漕使言若與臣同街申則此
舉作得精采抑不思來陛下之未民陛下之德尚
民監司雖從便宜然當使斯民知被陛下之德尚
何較其精采與不耶則庠之銳意縱吏明矣臣竊觀
天下之勢堂陛之相臨肅統之相維事闕廟堂則百
司庶府不待而專權在監司則州縣小官不待而執
如臂之運指若網之在綱由是國勢尊安民心畏戴
屬此道也倘或尾大衝決內外相違假孟軻氏民為
重以文其說則上下陵夷從微至著寧不甚可畏哉
臣未到軍以前陛下念本軍之民濟之以米京於
其中乃分撥往建平縣出糶收錢今陛下以二萬
斛濟糶於民庠乃不候報可先行給散陛下欲濟
庠則易之以糶陛下欲糶庠則易之以濟是其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陛下不與也。廟堂不與也。一庠足以辦之矣。恩欲歸於知己，怨必萃於朝廷。美欲掠於一身，害必及於他人。不知庠果何所恃而敢爾？近據人戶解四一第，陳訴濟米冒濫事，臣委庠覈實，皆復支離，其說具欲兩平其訟。意果安在？燕庠估勢，憑陵嘗謂臣寧因新除陳廣壽漕臣以彈，又商論於庠，其意蓋以脅臣也。如廣德縣申乞差官檢苑，庠河預焉，乃對臣披服肆言，所差之官不當，必欲更易而後已。軍卒有一兵，逃庠乃不候根提，即以其素所嬖，晉求填刺名，糧其他不敢一一縷瀆。衣聽事繫紀綱，寧容但已。欲望聖慈，特發霽斷，將庠亟從嚴斥，以為輕易。勅旨：戒裂軍壘者，戒其於國勢誠非小補。伏候勅旨。小貼子：臣不避仇怨，既行按奏，則臣今乞引黜。欲望聖慈，矜於小臣，特賜兩易。一軍壘或待次差遣，保全孤蹤，不勝大頌。俟勅旨五月十九日奉聖旨：片林庠放罷，魏覘別與一等軍壘差遣。李提舉奏為廣德知軍魏覘，按教授林庠實按韓運副使，真其乞覈實，查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辯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者不覈其實之過，誠卿其

各以數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可以自掩哉？臣竊覩進奏院報知廣德軍魏覘按軍學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其得旨罷庠。而別與覘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覘與某必有一是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蓋覘之按庠，謂其捨教取而任荒政，挾漕臣而陵郡守，大以一郡之民飢困欲死。陛下大脩廩粟以活之，仕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戕之可拘當此之時，軍學堂試為重乎？本軍振濟為重乎？出身濟物固儒者事，覘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為可鄙。覘則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臣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守為何如？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覘亦當屈已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况庠之於覘，初未見語言禮節悖慢之實，則覘之深怨極憾於庠者，果何為哉？以此言之，覘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覘非按庠乃按某也。某與覘比有事主，某雖任按察，若某所為未善，覘不肯苟徇，且以上聞孰曰不可然？臣不知果覘為是乎？某為是乎？覘之奏為荒政言也。若曰：某縣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鄉孱死

者衆而不能救其處濟米給散之有欺某邑糶錢出
入之不明其事則有何人之詞其條則有何日之案
各指其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峴之奏平餘言略不及
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羨為某罪 陛下試覈其
實峴為是乎某為是乎夫自專圍人臣之罪而許以
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羨國君子所羞而為君任
怨者尤未世之邪說如峴所陳 陛下欲濟而為君之
以糶 陛下欲糶而不易之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
廣德濟糶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糶俱急轉
輸不齊糶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
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藉具存自無滯
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 陛下之所許未至罪
其專也至於掠羨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
君之善也子職無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
君之善者必歸羨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
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
於下則怨之者推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人主何利
焉且峴固言之矣米 陛下之米民 陛下之民何利也

獨不曰臣亦 陛下之臣乎以 陛下之臣奉 陛
下之令散 陛下之米活 陛下之民何往而非 陛
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
當責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飢上
所當恤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民峴乃有恩
歸知已怨萃 朝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飢
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萃於上之有乎峴
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日風俗日以衰弊人臣
率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
肖每獨憂之峴之說行怨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
專掠羨為嫌便文自營誰任 陛下事者峴言雖小
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以上 陛下事者天聽不自知
其煩也峴與其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 陛下特
選朝士或委鄰路監司覈考其實若廣德荒政不舉
則其為有負 陛下不可無責若峴言無實則是以
私意和說上惑 陛下朝聽亦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
是非非不可混於 陛下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
所激不復避嫌且峴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
冒犯以聞取止 又上丞相手書道傳仰恃隆寬輒
有白事道傳竊見廣德魏守按罷教授林庠卷傳其

卷之四十五 國貞

劾章至此者詳觀之實乃按真漕也其竊惟去年象
朝廷撥米振濟自江東言之廣德為最優且如池州
太平州寧國府等處若以戶口及所浮米數言之皆
差不優於廣德蓋緣廣德之民自來貧困雖遇樂歲
亦不聊生去年之旱又為特甚所以制置司仰體
朝廷之意優數撥米然猶患其不足故漕司再有所
乞又申明易糶為濟然後一方之民得免死徙之患
此又主上之至德丞相之命至恩也米乃朝廷之米
有司不過奉朝廷之命給散之耳魏守所以奏上
且以散米多得罪反使前日之感戴君相恩德之民變
為疑惑之言是魏守本謂真漕市恩以歸怨於上而
不知今日之奏乃所以為歸怨之舉也其不能自已
輒上其事區區仰荷知委如有一毫朋比真漕之心
天實厭之伏望鈞慈特賜詳察施行以釋民疑以慰
民望干冒威尊下情惶恐之至
某無介疎庸伏蒙公朝過有推擇俾居成均教導之
職無補秋毫每深自媿伏觀國家著令諸州教授本
者固長二皆得薦舉則是其所謂國家之職也
者固長二皆得薦舉則是其所謂國家之職也

黜果不敢不為一言竊惟自古設官雖各有司存而
亦有可以相通者且司徒掌教從古以然故周禮大
司徒之職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之官而兼領
又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夫以掌教之官而兼領
荒政何也蓋愛養斯民各安其所以而後教化可得而
行也最爾校官與司徒固相遼絕然預聞荒政頗亦
似之某所謂可以相通者蓋如此今所在教官不遵
法度留意於救荒者獨以罪去借曰侵官不備愈於預
而留意於救荒者獨以罪去借曰侵官不備愈於預
學道愛人之志故以走委之亦未為過若逐其所委
則何自安幸而朝廷清明守臣教官一特並罷
可謂公平矣但守臣別與一等差遣而教官竟罷
恐無以安漕臣之心此亦公朝所宜審處也
乙亥
意於此郡汲汲拯救如捍頭目控懇于朝得米凡五
萬餘石皆指以濟民而未嘗責之出糶千里民命賴
以保全者二十餘萬而聖朝配天之澤可謂博矣迨
丙子春乃有為諛詞以欺廟堂者謂江東諸郡實不
甚旱傷監司好名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流莩為旱

萬本輕之證於是當路不能亡惑而申請遂落落矣三月未其再巡歷至桐城是時民飢困者甚衆所請萬石屢為都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魏覲議先發廩以濟民然後申乞矣舉都司有不樂者於是嗾覲劾其兩委之官以自解而孤跡遂岌岌矣幸朝廷清明察覲之姦而以某為無罪迄免吏議天覆地載恩施無窮未知報塞之所謹略記所因於待舉之奏後世世子孫毋忘上賜其魏覲詆誣之章典其自効二狀袁李二公所為其辨明者具列于此云云謝表別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若使依價支錢尚不免為胥吏減尅况名為和買其實白

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鋪店能有幾許財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置市令司自有明禁朝廷屢行申飭不許竊立行名當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抑勒行鋪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為人戶之害牒本州帖縣鎮將黃池鎮應千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版榜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官吏輒敢科敷民戶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詣本司陳訴定將官員案劾公吏決配施行仍申御史臺尚書戶部并移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歷至黃池鎮民遮道以千數陳訴監鎮官史文林彌迥

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地押送鄰郡振究及申
 到判云照對黃池之為鎮地據要衝實舟車走集
 之會前政運使孟侍郎以武臣監鎮多不知書申明
 于會朝易以左選而史文林者皆當其任正望其以
 需者忠厚之政洗武臣饜靈之風顧乃專事貪殘違
 戾法守有武弁之所不敢為者今據廣德軍等處勘
 到陳德新查文明等情節如根刷牙鋪籍定姓名置
 潛科敷抑令供納繅帛香貨魚肉蔬果之屬有償其
 半直者有僅償些小者有三分不賞其二者有分文
 不支者其兩科買非貴細之藥材則珍美之北果紐
 計價直為錢不貲刮民戶之脂膏充一已之私買至
 有不甚其命赴水而死者此其違法者一也收買纈
 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兩數科糴糯米不用斗斛
 而用大秤稱盤自占及今未聞有以此公為掇克莫甚
 於斯此共違法者二也本鎮酒課有日緝一造白酒小酒
 旅如雲何患難辦乃於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之錢
 勒令行老挑擔即俵立定額數不容少虧將酸黃酒
 不知坊戶一切巡門押賣不問頭否此其違法者三
 成稅雁清夫力巡門押賣不問頭否此其違法者三

也科罰民財法有明禁而乃括撥富民之過以為周
 不利之媒如姓劉人以私釀敗露徐仁傑特其屋主元
 告醜造私酒而致勤令拍酒一千貫阿揚為家僮所
 勒令拍酒四事之有無特未可自當申州送獄却
 足復免解州劉太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究治却逼
 貫拍酒七名為錢一百一十二貫擅行釋放此其違
 法者四也在法未聞鎮市許置廂房者而乃擅行拘
 立四廂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緞令吏輩拷掠收乞究
 憤之聲盈溢道路悉已招承照條各刺此數項皆沒
 司勘到陳德新等悉已招承照條各刺此數項皆沒
 監鎮史文林違法病民宜從按劾以其因病在假
 父見乞避親親照條保明申如當塗王知縣非應避
 之親既父病廢事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舖戶
 買物價錢須管一交還了絕申取指揮方許放令
 起離其拘置行名抑賣酒醋等事本司已行榜罷及
 申御史臺戶部牒諸司照會外所在勅置廂房一項
 牒本州嚴切行下住罷
 照條止保甲機察火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戶部定斷池州人戶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產事自嘉定戊辰至今凡九年更卓編修俞監簿莊大著胡判院孟倭即章即中胡總領至其凡八任予此奪彼不勝其異說省部行下不知凡幾符以其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時施行之誤遂至於紛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產元係呂仲富胡彥文承佃歲入租錢

一千七百貫有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
多遂下本州主管官召人割佃於貴池縣稅戶喬廷
臣乞增為二千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
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抵產
給據為業比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臣管佃凡
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逋而青陽人戶江諮者
意在撓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詭易姓名或稱李必
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覺或用其父江搃名或用其
弟江從龍更訟迭愬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
佃乞別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法

不可然其失在官而不在佃戶何也蓋提舉司元行
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勿
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廳既以為可本州主管官又
以為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
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諮始愬其違
法前任俞監簿深不以為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
欲科江諮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
可奪之條而江諮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
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
爭柰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嘉定二年

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
佃江諮之弟從龍頓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
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
不甘其攘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
經涉數年至程即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
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
此說頗為公當然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
特以不平江從龍攘奪之故遂為此請其後萌悔意
經部陳懇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有
冊損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過欲得止依元

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
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產給付江從
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
錢逐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
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實堅乞
吐退還官竊詳上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
如金玉後則棄之如弁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
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
之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
以撓奪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

以啖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
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黠
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
廷臣取問番悔玩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
番悔其情尤可察江從龍之番悔其情為可誅蓋喬
廷臣承佃官產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
從龍興詞攪擾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
產亦成擔閣及喬廷臣既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
敢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強梗之徒
初欲攬佃他人田土遂詣主家約多償租稻家既如

其言逐去舊客而其人遽背元約不肯承當主家
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
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
不獲已不獲已增錢而番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番
悔者難原况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
日下退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
揮今若加以玩悔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業
又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之論理
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料有欠然後
許人割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之限今若開爭奪

之門雖三料無欠而他人有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
割佃一則其名不正二則失信於民自今以後國家
法令誰敢信憑官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關係
非輕近者青陽縣有沙田一所久無佃者遂裁減租
額以誘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
足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官
司以沙田為弄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還其贖
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食存信之誼
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疑有如讎敵良非
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為上項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

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
併二人皆不予而下本州召人情願實封次也至於
二人番悔情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已帖
縣將喬廷臣着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
檢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若
非三料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割奪元以
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庶幾官民相孚
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伏候旨揮

尋行下
從申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溫膾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

真田山文集卷之八
謀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下諸澳民
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再三勉勵如能
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具申
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
三日左翼軍統制薄處厚躬率守闕進義副尉權正
將備將丘全進勇副尉克撥發官陳聰効用克撥發
官廖庚隆守闕進勇副尉訓練官吳世榮前進武校
尉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駁船并次
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方知剛
林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

嶼堯總首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六十八人其賊船
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為官民船趕上獲
到賊首趙希卻林添二陳百五蔡即四名賊徒林從
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
彥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
到賊探林慶郎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
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并贖仗
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招節次
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四
日照斷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

念其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勦絕然賊首趙希郤素與王子清敵體林添二陳百五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効合保明具申下項一武經郎殿司左翼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廉謹持身善撫士卒到官數月脩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冒風濤之險於五月

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澳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盜史添四等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已申安撫司酌情處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漳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郤等旬月之間海道頓清欲望 朝廷特賜獎擢以為兵將官之勸一左翼軍將副合千人林賜廖彥通丘仝陳聰廖庚吳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親獲克盜之人欲乞 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轉內仝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去年十一月內帶領兵船到

漳州海界沙濤州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其徐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立令用力尤多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校有所激勸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內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港捕賊行劫有失收捕其具申 朝廷蒙行下鐫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太船賊人續被温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

能以勤補過於去年十一月內將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洋親獲強盜謝三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內又於潮州海界蛇州洋同立令獲到懶五等一十四名至五月十三日沙陶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欵望 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更與陞轉施行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海州失利怨仇乘之遂肆誣奸致遭追奪居常以門戶衰落每有為國效命一洗前恥之意提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

之門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衙兵統制薄處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俘獲兇党其勇敢趨捷寔有可嘉兼昨來所犯已屢經赦宥欲乞 朝廷特賜叙復於令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防盜賊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人去烈嶼止一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

以獲全其初無賊報傳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參論翕然以為溫艚賊徒素與烈嶼為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可為官軍之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與左翼官兵會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兇惡強盜三人下班祇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即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卻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嶺兜總首王行已將帶人船自備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賊徒鍾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右件如前伏乞指揮施行申聞者

八月三日奉 聖旨 薄處厚特與轉一資立全特與轉一官林賜廖彥通陳聰各特與庚特與補一資吳世榮特與叙復元資商佐特與叙復元資於令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班祇應王行已特與補進勇副尉今割付泉州閩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剴跡我行綴名小校而能捐軀殉義凜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日尤為難

得其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比者海盜波得侵軼郡境其亟牒右翼軍分兵防遏是時群賊泊舟圍頭澳距州城百餘里官軍星夜疾馳至辰巳間猝與賊遇賊徒椎牛大嚼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蓄縮之意獨撥發官進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箭而斃者九十餘人群覓為之奪氣邵俊等既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立罵俊等曰趙官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惟隊將秦淮軍兵朱先陳捷吳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

從以兩奪賊稍獲免海瀕居民登高山望見者莫不
失聲嘆息為之泣下某既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
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勸未幾遂有沙
淘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適皆下手殺害官兵
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
足以慰英魂而據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獎忠義
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
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不
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氓嘿
不揚殆非所以為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發

官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勳用王凱夫補
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賤子稱所有准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致

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

降亮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聞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卹
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吳慶尹政
五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邵俊等官資
位姓名申樞密院今割付泉州開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 國家
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戍所以為海

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戊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群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 聖朝威德廣被亟逐肅清儻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其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為文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川同左翼軍副將丘全等徧行海濱審視形勢今據逐官申竊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

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永寧本州沿海西寨其緊切者二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壘大壘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迺有新舊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闕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軍遇事

關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欲於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

八十人新屯園頭其寶林空閒寨屋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為捍城之備某頃在金陵見兩司水軍當蓋水軍正為防海而設某頃在金陵見兩司水軍皆於龍濟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為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永寧兩處及於園頭置戍糧廩衣賜初無所增而軍人列居海瀕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為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為永利欲乞 朝廷劄付左翼軍照應施行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廣濶寨臨

其上下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
勢稍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
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日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一百
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七十人及
招收稍工硬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聲勢稍張可以
鎮壓二日改添寨宇照對本寨初因寓屯彌陀院傍
逐旋展創規摹簡略元管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
廊并佛殿後橫廊共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
折外見存一百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
屋九十間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稍厚西多空

濶合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為將官廳別遷寨門
前山却存番彌陀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卒得
以安居又今教場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道每遇教
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空地以便閱習
三日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乙丙六戰船三隻係
是鼎新創造木植堅壯所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
捷目今見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
正將差官者管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
職曹官同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
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為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

水逐時運動既免拷斮人船相習亦免生疎餘時即用蓬蓆遮覆以避雨淋日久之患四曰預閉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施行開請委屬非便合量閉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椿錢糧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候借請逐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搆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其竊詐法石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準備將訓練

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往來咨稟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開軍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遲延累日賊徒已竄逸矣今若添展寨宇屯水軍二百人就立正將解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糧氣勢自然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為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劄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未寧寨地名水灣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闕臨大海直望東

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
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誠得其地
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為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
雜以老弱步軍却有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
出壯健軍兵五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
十餘發回寶林柱營外存番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
五十人為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
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
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戶復
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住其舊軍房舍量行廢掘每

三間併作二間廢幾地步稍寬可以存活老少計今
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
十間為一百二十間尚欠二十間兼將官有願節而
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
向西北兩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間仍將火
道窄狹去處斟酌除拆以通閉塞為利便所有本寨
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
甲百副今當存番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
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某竊詳永寧寨
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軍除已

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澳為大往來舟船可
以久泊訪之士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通因而為
盜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
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圍頭合行措置今欲
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為額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
前可以照應料羅吳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
港口實為衝要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
得以捍蔽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
患二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

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五也
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高廣山下
闕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厚西薄可以暫
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為輕久之計則當在高廣山後
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軍差諳曉立寨人審定某
竊詳圍頭置寨事屬創始與前兩處止是添展事體
不同費用既多尤當加審遂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
土居土人鄉豪博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
委合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
於此稍泊蓋其灣澳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水鹹

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居民亦多
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
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徑入
深洋不見蹤跡今若于本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
脩舟船預闕軍器預措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
委足以機察盜賊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
標定寨基計料瓶置外款乞 朝廷詳酌速賜指揮
施行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
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外仍
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內有不

山海之人撥入步軍隊伍步軍內有稍諳船水及雖
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人却撥作水軍使喚
又寶林兩寨附城與大軍密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留
惟自法石以往並須精銳不可以老弱充數某竊詳
所申委係要切今取會本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
申見闕七十五人最是梢工碇手全然闕少梢碇乃
船人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
人乞備申 朝廷行下本軍且把梢碇四十人仍與
刺効用名目庶幾海濱強壯輕捷習熟風濤之人欣
然就募欲乞 朝廷詳酌併賜指揮施行

一巡綽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蓼寨止自水灣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憑考察某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頭正臨大海風沙驚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之逐月巡綽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

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年為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別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別加酬獎某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為限則被差將佐於本職不敢苟簡實開激勸欲乞朝廷詳酌劄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

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為本府內門岱嶼
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為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
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額三百二十五人今
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
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
一百二十間見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
百人尚欠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太段
欠闕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為
控扼之所又為海灣荒僻之處日前常有賊徒公然
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
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內新
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
用寨屋元管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墜合
行添蓋所有軍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其竊照石湖
小兜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
倒墜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
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
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敝不堪外有尚

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永寧園頭石湖小兜寨使用其除已帖委水軍副將丘全計料修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園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兩舊寨其費用已不少兼軍人一番移徙般繫家屬置辦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如歸通計不下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剏寨屋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目今郡計雖窘乏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責已極力撙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奏

公朝所右左翼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非控告 朝廷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施行或上下殿司支撥又恐徒為文具如近蒙劄下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撥到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欲乞鈞慈不靳小費以為海道悠久之備特賜撥降度牒一十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本軍所委將佐着實支用其謹當嚴行督察所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法不許分文虛費候畢闕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賜支撥施行

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至文前申見第一至第四項實林法

石永寧圖頭乞割下殿前司并泉州左翼軍照所申
事理疾速密切措置具經久利便保明申樞密院不
得稍有張皇外右割付知泉州貢殿照應密切措
置惟促施行准此第五項水軍圍頭已割下前司照
應施行并割泉州左翼軍外右割付知泉州貢殿撰
先次逐一從公點棟老弱病患不堪執後官兵人數
姓名申樞密院准此第六項巡海地方已割下泉州
左翼軍外右割付泉州從所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不得因循弛懈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七項
將官已割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
勞功即仰次第保明申取 朝廷旨揮具知稟申樞
密院并割殿前司外右割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准此
第八第九石胡右割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切在逐一
措置施行無致緩急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
十項諸察船隻已割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常
切教習武藝督責教閱各皆精熟先具知稟申樞密
院准此第十一項申乞度牒准二月二十九日尚書
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令封樁庫於見樁
度牒內支降一十五道付泉州每道作官會八百貫
交賣符收到價錢作料次支撥付左翼軍專充割

新寨添展舊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務要工後如法
堅壯毋得易簡成裂其度牒仰本州差人前來請領
仰軍工日開具收
支細帳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
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
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
不與州郡相關其實未賞畧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
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
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
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

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為統制者
得以肆意培植歛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
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
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親出
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後肯前今夏
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戍得人軍律粗整具
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俘獲群醜向使如前任賀清
臣之愚悞其取敗也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
出沒米商船貢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為猖獗憑藉
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

強寇正是整飾軍政之時其見具措置事宜申
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別生
有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司出戍
上體令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
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
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八
晉獻文之世六月吉
平日之政政行而時時變息如首陽發不至非盡
土歸令令式翼軍雖本州中且時時無幾斯此一宗
亦無由集事為望陸慈前顯籍酒照幾步后出外郭
障我計戰亦本似與式翼軍本時然戰然恐恐
誠以五吳整頓軍如之却其具具皆置軍宜申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對越甲藁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疎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
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俘戮因加講究乃知
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兇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
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詎度利便條畫備禦
之策具申 朝廷施蒙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
之費其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
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

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
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其雖叨恩易郡受
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朝
廷給賜遂為徒費其所區畫亦為空文其罪大矣用
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
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往緩不及
事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旦
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
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為足用外永寧寶蓋各

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
大洋萬一賊舟歛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
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
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
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
申朝廷往復遲回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
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
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朝廷切慮報應
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
一有警言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

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內各撥一半應副
候畢申豁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
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蓬帆槓具色色全備其費
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某與統
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
議皆謂莫若具申 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內五
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
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
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
分明上曆不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

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
遇當修年分更不具申 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
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 朝廷亦便
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
是公共會約湏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為隨
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 朝廷一番放給之
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
請又為有間伏望 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
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 朝廷從允即乞併降

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銜結
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收支見管
錢數申 朝廷照會度幾永永不至廢壞併候旨
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關額頗
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
海風濤之中梢碇之人豈不悞事某昨嘗備本軍所
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効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
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
今來不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

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
刺本州軍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 朝廷行下
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
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
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為利便兼照
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 朝廷行下遵從
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 朝廷速降旨
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
官差在末寧圍頭者以年為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

賊徒別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緝有勞
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
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
申聞。朝廷別作酬獎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
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朝
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某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
差正將一員永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
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關進義副尉權准備
將廖彥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祖守關進義義尉
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廖彥通吳世榮

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邵等蒙 朝廷推賞
轉資已差廖彥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永寧寨
副將吳世榮權圍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
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某尋行攷察本軍所
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
人皆從本司保明申 朝廷出給差劄幫行請給獨
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
州郡以非 朝廷補授不敢幫行請給止是本軍量
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
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

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彥通權准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准備將方及三年吳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 朝廷出給差劄令廖彥通正充准備將劉顯祖吳世榮各權准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畧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某敵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培尅駸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

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
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
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
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
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
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培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
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
其捐軀致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
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
於本州為至便 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

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况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
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俊是也某昨
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
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
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
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
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
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為一家
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
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

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
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
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
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
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
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
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
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
况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
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為己責乎其合

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
節制是致 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
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討
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
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
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止差統制官而
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淮回降即欲開陳
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
念 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
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

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 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
揮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
權如蒙 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
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
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
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

併乞旨揮

此狀既申即離任其後得旨
令泉州守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
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
帥事竊伏惟念 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
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竄姦宄使盜
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
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為稱
職也臣觀大江之東縣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
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濠
密躋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
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

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虛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裒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

謂不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後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

真西山文集卷九
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剋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耨耨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

漙漙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裁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

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疆壯者年若

下試弓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千

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 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

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 通為一千五百人 諸州軍均

添足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

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減退

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

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

官以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迥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為商鑒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

等路皆當畧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為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戍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為隊伍異其賞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

帝什伯惟 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
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
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道去遂屠州城
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
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
西為內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
淮堧纔一水爾 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
制斬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閔江右
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闕僅能發諸州

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
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
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
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
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為
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
比然困獸猶鬪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雄交
驚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
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
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

度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
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
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
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
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炎間
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
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
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
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

此則史
問子細

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
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畧
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
宜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
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為然括
往年嘗為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
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 朝廷併加詳酌或
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
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視蕩
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縣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

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圯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俟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滄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續前帥臣沈作賓

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 撫司椿管
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允借若干千
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脩築却從
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
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
行

一臣竊惟 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
有兵以備戢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
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
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

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
嘗練習教閱祇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
管有路鈴有路分又有州鈴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
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
或閣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
於將畧鮮曾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
娛甚者闡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
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
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
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

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
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
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 朝廷嚴其
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
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
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
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其
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
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
實銓量毋使疾病耗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

官漸得其人 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
也或謂審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
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 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
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
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子之害

時有獻議通廣鹽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
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贛黃失守其後
朝廷改武昌為壽昌軍畧知所陳云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 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

民瘼即聞權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
迺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
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權本朝家所藉以佐經
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
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粟非酒不可以禦嵐霧
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
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聞廣之比然其
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全未柳
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
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權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

城或稅或權前後屢變考諸故蹟釀酒之法實起
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
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
中入城之時數罍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
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
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
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柳寇增置新兵又乞
屯軍柳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
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棧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
而已及辛弃疾之末刑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後

方理材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
給事中芮燁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
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
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麩
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
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
可遽擾之乎 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
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
為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便
已久而弃疾改之當躬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衆

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
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
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戶稅賣而
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
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
意稅賣無抵法員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仍從官賣
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內取撥分隸
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
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鑿
破缶所在嗟怨枯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

嶽麓而不之卹也倡擾當墟嘈雜郡齋糟糠黍永充
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
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
之人填溢犴圜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
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
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以糴責之州縣
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
儉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
及一路矣後政帥臣棄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
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蘊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

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税法中雖暫改
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之行或三四年
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
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覩矣自曹彥而不怨自
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
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戶
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是
時官賣之額日賸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
議大槩以為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
一為稅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

指以為難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麩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開防即分地分

緊慢改為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昨昔之權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拾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手補短痛加節約亦可重重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歎怨一人况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為臣子者廼輒廢格君命行其曾臆臣雖

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
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
則為醞戶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
昧奏聞欲望 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
意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
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 聖恩
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荆湘之地徭峒錯居風俗獷戾動搖
則易緩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榔
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

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
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
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入戶况又有追催之苦
有陪備之費其為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
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
二十萬緡之酒用糴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辨萬
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
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 睿照
五月二十

陸日本
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
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
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
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
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劫民財殺害人命已牒昭賀
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今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
強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鏑
奪人戶赴州納稅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
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
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

州侵入江華縣界黃小九家取酒食用閑集隅官第
人捉獲正賊朱廿五廖晚二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
地今自今鄉境寧靜除已開會攻捕盡數勦絕兩司
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
的在賀州界內但賊徒出沒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逸
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
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偷一時之安養龐護
疽終為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為一家則此賊有
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
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勦捕而本

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衡道柳桂四州都巡檢下土
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
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外則西路皆已有兵把截
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
歲月安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為
利害莫若兩路互相閑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
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
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
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
飢民措置賑卹使本州之民各皆帖妥無與賊相應
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
衆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閑會兩路之兵各進
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
其成禽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 一 調發兵馬帥憲司常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
- 一 四州都巡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人外今
- 一 諸本州更切斟量緩急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
- 一 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副其錢糧先撥合
- 一 解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
- 一 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名弓手遏賊來路防

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
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實有備不請具
文塞責

一賑卹飢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
州諸縣皆有飢民江華最甚請本州日下先次
委官抄劄江華縣飢貧戶口火急申提舉司支
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縣却以次區處如常
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
共具助

一階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衆投降亦本州
之責令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本州請疾
速差得力人前去散貼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
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商量從長施行務使
賊徒及早解散戶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
管下兼昭州及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
透走難以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
刑司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
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送如有機會可乘即關報
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
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司并
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及具申樞
密院伏乞旨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螟虫
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人民闕食緣此道州
江華縣凶徒竊發飢民群附遂至猖獗諸司逐急委
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飢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
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產

之家亦多飢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
薦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萎棄嬰孩至有不獲已
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蓋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
早疫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緣飢餓者衆米石
闕少別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道桂陽三
郡旱傷 朝廷行下於郴州椿積米內撥五千石道
州桂陽軍常平米內各撥二千石兩司又節次申乞
允撥潭州和糶米石蒙劄下科撥六十石專一賑濟
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飢民一方赤子遂獲更生今
道州承連年旱疫虫湧之餘又有盜賊疾癘之苦百

姓飢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來窘匱有稅之家又以累歲勸分全無儲蓄鄰近永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別無米石可以仰食雖賊黨漸平然飢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 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糴米內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飢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頃至申聞者右謹具由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奉 聖旨依令道州接見起發襄陽府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就充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行起

三月二十四日

即仰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免椿和糴米內支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散畢開具

細帳狀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成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鄧文為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兩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衣甲軍器亦同老小妻口白下一併般挈往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免

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番教習新軍
及行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
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
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拆洗等
錢誠為利便所合仰體廟筭亟行遵稟但緣本司體
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
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往往即視本州
以為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永成壽昌頗
懷顧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
有復回本州拆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戍所

雖有室家團樂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
終不以為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
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
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
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
仍欲立為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
次拆洗庶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
司雖小有支費所不敢計而朝廷昨來所委本司
新創造寨宇亦不至為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
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

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圍狀稱新軍為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祿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產戶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壙在附近去處若使永戍壽昌則是家產破蕩親屬遠絕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 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留

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洗使各家有父子團樂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本司昨來躰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今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顯見軍情未以永戍為便欲望鈞慈檢証累申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

時壽昌知軍朱索建言朝廷從其謀行下其度軍情必

不悅方為申陳未幾果聞諸卒喧譁幾至生變朱逃於江北乃出榜訴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拆洗然

未戌之議未已也其初請未從又其三有請且作親
作白廟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
請其說甚長久之乃劄下從
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

申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嘉定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蔣宗楊德攢司劉德近
在軍衙作鬧及劫掠黃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
少三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 聖旨令
本司更切撫諭安輯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
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
赴本司聽候旨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
運選差得力兵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

名家財並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
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
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充支官會二千貫文等第
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
余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
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所到首級了當其
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
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別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
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
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別具供

中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又申樞密院狀 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提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至旨揮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權軍照使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濫仍具姓名申本司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合照元榜事理第等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內及城外二十里間劫掠民戶家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於念請權軍

日下抄劄城內外破害人戶姓名於常平錢內
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兼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
供申并牒上三監司請照會再申樞密院證會仍申
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

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軍
兌支及差人賚券發還本軍外別支官會一千
貫發下令項賑卹軍城內外被害居民休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